

蛤蟆怪

系列



H.布莱克的信

亲爱的读者：

很多年来，托尼和我是朋友，我们抱着对精灵国的强烈迷恋度过了相似的童年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受那种梦幻感驱动，以及如何才能去体验它的重要程度。

一天，我跟托尼，还有其他几位作者，在一家大书店参加签名售书活动。签名结束后，我们仍在书店逗留，一边闲聊一边帮着码放书籍，直到一名店员走过来。

他说有一封信是留给我们的，我问他是给我们中间哪一位的，店员的回答令我们大吃一惊。

“是给你们俩的。”他对着我和托尼说。

这封信一字不差地印在下一页上。

托尼目不转睛地看随信一起送来的复印件有好一阵子，然后，他用一种使四周静下来的噪音，高声赞叹手里的原稿片段。我们很快写了一张小纸条，塞回那个信封里，请那名店员送交给我们





写信的格雷斯家的三个孩子。

不久，一个扎着红带子的包裹送到了我家门前的台阶上。又过了几天，三个孩子摁响了我家的门铃，接着他们给我讲了这个故事。

那以后发生的事很难描绘出来，托尼和我陷入了一个我们过去从不相信会存在的世界之中。

现在我们知道，精灵国要远远多于童话里讲到的那些，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就在我们周围，所以我希望您——亲爱的读者，用您的目光去关注它。

H. 布莱克

格雷斯家孩子们的信

亲爱的布莱克女士、迪特里齐先生：

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有精灵国的存在，可是我们相信。我觉得你们也一样相信这个。读过你们写的书以后，我们谈了有关你们的事，于是我们决定给你们写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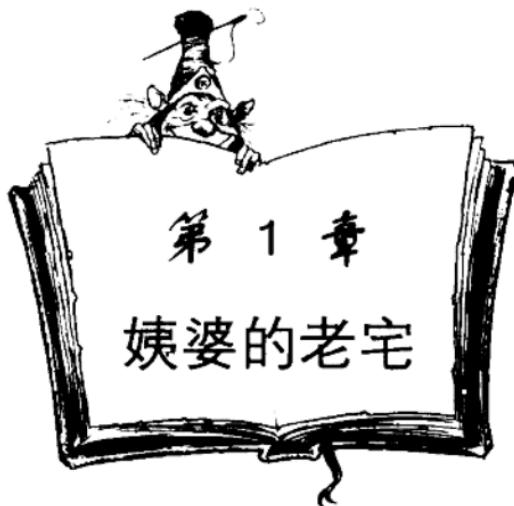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知道有真的精灵国，说老实话，关于精灵国的事，我们知道得非常非常的多。

附上的这一页复印件，是我们在顶楼上找到的一本旧书里的一页。复印件弄得不够好，因为我们不怎么会摆弄复印机。

这本旧书告诉人们如何认出精灵，又如何保护自己，能请你们把这本书交给你们的出版商吗？如果能行的话，就请把回信放进这个信封，交给那家书店就行。我们会找到一种办法把这本旧书送交你们。通常的邮寄可是太危险了。



H.布莱克的信	1
格雷斯家孩子们的信	3
第1章 姨婆的老宅	1
第2章 暗道升降机	15
第3章 密室怪影	33
第4章 古怪的图书	44
第5章 捉妖	59
第6章 神秘的小脚印	77
第7章 小精灵	89



就在他止步时，墙壁里边的什么东西沙沙地响起来，他能听见那东西用爪子往上乱抓乱挠的声音。直到这声音在天花板消失后，他的心仍在顶着胸腔狂跳。



如果有人问加尔德·格雷斯，他的姐姐和弟弟长大以后从事什么职业，他会很不在意地马上说出来的。

他会说，他弟弟西蒙要么当一名兽医，要么就去当驯狮人；而他姐姐玛格瑞则要当奥林匹克击剑选手，或是因为用尖刀刺伤人而待在监狱里。

但他闭口不谈他自己长大后究竟会去干什么。并非是因为什么人问过他，而是因为根本没人就任何事情了解过他的看法。

在进屋里之前，加尔德·格雷斯眯着眼睛仰视房子，也许这房子并不是轻易就能看个清楚的。

“它更像是一打拼凑起来的窝棚。”玛格瑞说着话从旅行车里下来。

尽管这不是真的，但这幢房子看上去却很像是十二座小窝棚从下往上堆积起来的。房子上有好几根烟囱，由房顶上的铁栅栏围着，像一顶格外俗气的高帽子。



“它更像是一打拼凑起来的窝棚。”

“这房子还不是那么糟糕。”孩子们的妈妈说话了，她面带微笑，可看上去有些勉强，“它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呢。”

西蒙是加尔德的孪生兄弟，他还算镇定自若，多半在考虑他饲养的那群小动物呢——也就是小兄弟俩在纽约的那间共用寝室里，他硬在屋里养的那些。加尔德知道他只带了数量不少的兔子和刺猬，其他的没能带来，所以怎么说西蒙也不是很满意。

“过来，加尔德。”西蒙在叫他。

加尔德知道，是西蒙要他帮着将所有的驯养动物先弄上前门台阶。他帮西蒙将小动物们安顿好后，又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前庭草坪上望着房子发愣。

年久失修的退色灰白房门，留下的惟一痕迹是刷过油漆，是模糊的乳白色，在门板裂隙和铰链周围依稀可见。一枚粗大的铁钉将铁质生锈的公羊头敲门环固定在门中央。

孩子们的母亲用一把锯齿样的钥匙插入



门锁，转动半圈，然后吃力地用肩膀推门。门向里开了，一条昏暗的过道出现了。仅有的一扇窗子在楼梯半中腰的墙上，彩色的窗格玻璃给墙壁涂上了一缕微红的阴森光晕。

“和我原先想的一样。”格雷斯太太叨叨着，又微笑一下。

“就是个废物。”玛格瑞说。

格雷斯太太叹了口气，却没有别的反应。

那条过道通向一间小饭厅。一张有陈旧水迹的长桌子，是饭厅里仅有的一件家具，破旧天花板的碎石膏块落得满地都是，枝形吊灯悬挂在磨损了的绳子末端。

“你们怎么不把汽车里的东西搬进来？”



格雷斯太太对孩子们说。

“搬到这儿？”加尔德问母亲。

“是，就搬到这里来。”格雷斯太太把手提箱放在桌子上，没在意扬起的灰尘。

“假如你们的姨婆卢辛达不让我们待在这里，我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，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啦。”

他们都默不作声，尽量试着去感受姨婆的好心。加尔德没有任何感觉是与值得庆幸的事有关的。

自从爸爸出走以后，所有的情况都开始变得糟糕起来。加尔德在学校里处境艰难，他左眼上面稍好些的淤伤，叫他想忘都忘不掉。可是，这个地方——这地方却是到目前为止最糟不过的了。

“加尔德！”格雷斯太太叫住儿子，这时加尔德正想转身，准备去卸汽车上的东西。

“干吗？”加尔德扭头问母亲。

格雷斯太太没有答话，直到另外两个孩



子也走进门厅后她才开口。

“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個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懂吗？”

加尔德不情愿地点点头，他不需要母亲把余下的话都说完——他之所以没被从学校撵出来，惟一的原因就是因

为他们四处搬家，哪个地方也住不久；另一个原因应该使他高兴，不过他没有笑。

“我听说她正在绝食想饿死自己！”玛格瑞在外边把两只手提箱堆在箱子上面，随心所欲地乱讲一气。

“姨婆卢辛达？她就是老啦。”西蒙接过话茬儿说，“又老又疯。”

玛格瑞却摇摇头说：“我听见妈妈在打电



话，她告诉特伦斯叔叔，姨婆卢辛达认为小孩子们拿了她好吃的东西。”

“你指望什么？她还待在疯人院里呢。”加尔德也插嘴说。

“卢辛达对医生说，她的食品比别人尝过的所有东西都美味。”玛格瑞就像没听见两个弟弟的话，自顾自地说下去。

“你们去那边收拾一下。”西蒙爬上汽车后座，打开了一个手提箱，随口瞎指挥一气。

“如果卢辛达死了，这地方会被什么人继承遗产，我们又得被迫搬家了。”玛格瑞耸耸肩接着说下去。

“我们也许又回城里去住啦！”加尔德又在做好梦。

“大把的机会，嗯？”西蒙不屑地说，他掏出一团无跟短袜子，“哦，不！我的灰鼠‘杰弗里’和‘柠檬硬糖’咬坏袜子跑了！”



“妈妈告诉过你，不要带那些耗子！”
玛格瑞抱怨西蒙说，“妈妈说现在你应该养些普通的小动物。”

“如果我让它们逃掉了，它们会被粘胶捕鼠纸粘住，或被别的什么东西要了小命的。”西蒙不高兴地嘟囔着，他把一只袜子翻过来，手指从一个破洞伸出，“还有，

你把所有那些击剑
用的废物都带来
了！”

“那不是废
物！”玛格瑞对西
蒙恼怒地咆哮着
说，“而且不是活
的小动物！”

“闭嘴！”加尔
德走上一个台阶，冲
他姐姐大叫。

“你别以为你有





了一个黑眼圈，我就不能把你另一只眼睛也揍出黑圈来！”玛格瑞愤怒地甩动着她束成马尾状的长头发并朝加尔德转过身。

“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带上那箱子，往前走！”她把一只沉重的手提箱推给加尔德。

即便这样，加尔德心里也明白，他有一天该长得比玛格瑞更高些，也更强壮些！如果玛格瑞不是十三岁，而他自己也不是刚满九岁的话，跟她动手打架他是不怕的。

加尔德尽力设法把那箱子拖进门就放下了。如果不得不这么干，他估计自己能够硬拖着这只箱子走完余下的路，而且没人会知道的。两条通向不同方向的分岔过道蜿蜒深入到房子里，加尔德独自愣在过道里。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小饭厅的路了。

“妈妈！”他本想大点儿声向外边喊叫，可他的声音听上去软绵绵的，自己都听不清楚。

无人应声。

加尔德踌躇地慢慢迈步走，直到脚下地



“妈妈！”



板的嘎吱声吓住了他，使他停下了脚步。

就在他止步时，墙壁里边的什么东西沙沙地响起来，他能听见那东西用爪子往上乱抓乱挠的声音。直到这声音在天花板消失后，他的心仍在顶着胸腔狂跳。

那大概是一只松鼠，加尔德这么安慰着自己。这幢老房子毕竟看上去就快要散架了，任何东西都可能以此为窝的。要是没有一头灰熊住进地下室，或是椋鸟在所有的暖气沟里（假如这所房子居然还有暖气设备的话）做窝，他们就算幸运啦。

“妈妈！”加尔德再次呼救，但他的声音愈加有气无力。

这时加尔德背后的门开了，西蒙走了进来，他抱着两个装有凸眼睛灰鼠的广口玻璃瓶，玛格瑞绷着脸紧跟在他后面。

“我听见了什么声音，”加尔德把险情告诉刚进来的玛格瑞和西蒙，“就在墙里边。”